

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

几番魂梦与君同

宁萱◎著

同心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几番魂梦与君同/宁萱著. —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07  
ISBN 978 - 7 - 80716 - 394 - 7

I. 几… II. 宁… III. 古典诗歌 - 文学研究 - 中国  
- 宋代 IV. I207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4244 号

## 几番魂梦与君同

---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出版人: 刘霆昭

地址: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

邮编: 100734

电话: 发行部: (010) 85204603 (外埠)、85204612 (本市)  
总编室: (010) 85204653

E-mail: txcbszbs@bjd.com.cn

印刷: 北京市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张: 14.5

字数: 232 千字

定价: 25.00 元

---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 目 录



## 上卷

几番魂梦与君同	7
可怜人意，薄于云水	15
又踏杨花过谢桥	21
人情恨不如	29
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	35
不眠犹待伊	43
半镜流年春欲破	49
紫骝认得旧游踪	57
唱得红梅字字香	63
问谁同是忆花人	71

## 中卷

相寻梦里路，飞雨落花中	79
正碍粉墙偷眼觑	87
长恨涉江遥	93
人情似故乡	101

伤心最是醉归时	107
天将离恨恼疏狂	115
一棹碧涛春水路	121
深情惟君知	129
一寸狂心未说	135
从今屈指春期近	143

## 下卷

留得蟾宫第一枝	151
此情深处，红笺为无色	159
看尽落花能几醉	165
梦入江南烟水路	173
采莲心事连连	179
相逢还解有情无	187
谁堪共展鸳鸯锦	193
无处说相思，背面秋千下	201
诗成自写红叶	207
衣上酒痕诗里字	215

跋      徐晋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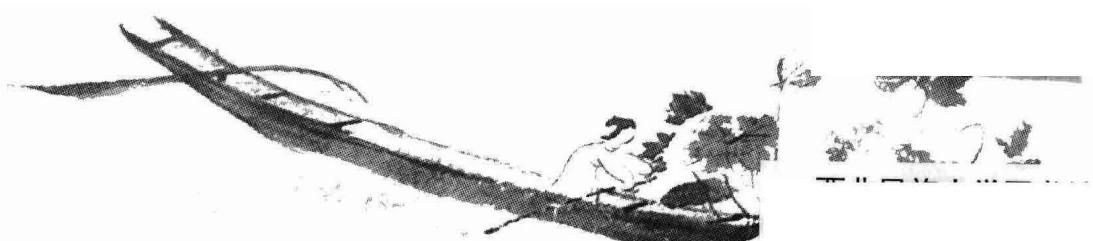
真正的贵族：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      223

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

几番魂梦与君同

丁东 ◎著  
◎词心正版社

1207.22  
699





# 目 录



## 上卷

几番魂梦与君同	7
可怜人意，薄于云水	15
又踏杨花过谢桥	21
人情恨不如	29
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	35
不眠犹待伊	43
半镜流年春欲破	49
紫骝认得旧游踪	57
唱得红梅字字香	63
问谁同是忆花人	71

## 中卷

相寻梦里路，飞雨落花中	79
正碍粉墙偷眼觑	87
长恨涉江遥	93
人情似故乡	1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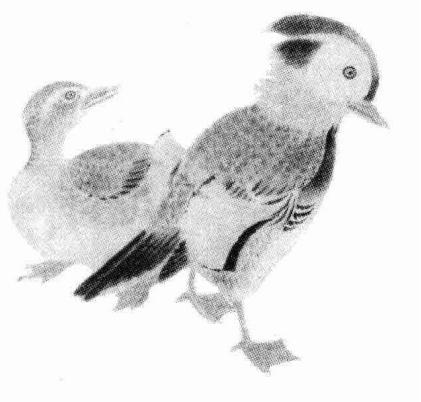
伤心最是醉归时	107
天将离恨恼疏狂	115
一棹碧涛春水路	121
深情惟君知	129
一寸狂心未说	135
从今屈指春期近	143

## 下卷

留得蟾宫第一枝	151
此情深处，红笺为无色	159
看尽落花能几醉	165
梦入江南烟水路	173
采莲心事连连	179
相逢还解有情无	187
谁堪共展鸳鸯锦	193
无处说相思，背面秋千下	201
诗成自写红叶	207
衣上酒痕诗里字	215

跋      徐晋如

真正的贵族：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      223



上

卷

# 几番魂梦与君同



## 鹧鸪天

彩袖殷勤捧玉钟，当年拚却醉颜红。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。  
从别后，忆相逢，几番魂梦与君同。今宵剩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

我明知道有一个神秘的模样，  
在背后揪着我的头发往后拽，  
正在挣扎的当儿，我听见好像  
一个厉声：“谁揪着你，猜猜！”  
“死”，我说。  
“不是死，是爱”，他讲。

白朗宁《十四行诗》

有情之人方能作有情之文字，深情之人方能作深情之文字。刻薄寡情之人，如胡兰成、如李敖，根本写不出一句情深意切的文字来。文字就是那么地奇妙，它的真假直可入肺腑，靠编是编不出来的。

对于表达爱情之复杂和微妙而言，词乃是一种比诗歌和文章都更恰当的载体。查礼在《榕巢词话》中说：“情有文不能达，诗不能道者，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。”这也许就是这位将爱情当作信仰的晏几道公子，选择词作为其终生“术业有专攻”的文体的根本原因吧。

晏几道，字叔原，号小山，著有《小山词》，《全宋词》存录有二百六十余首。父亲晏殊少为神童，十四岁即考中进士，三十五岁时自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，后拜相，封临淄公。晏殊贵为太平宰相，这是那个时代读书人“修身、齐

相识燕归来”的咏叹中，发现了无边的寂寞。他很早便认识到：这不是一条他可以延续下去的生存方式。

有的人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材料，有的人天生就视富贵如浮云。

我们知道那朵玫瑰就要开花，我们自己离开花已不远。怀着玫瑰必将开花的信念，人生的路一步步地走下去。

但丁在《神曲》中《地狱》的第五篇里，借美丽而绝望的伐朗赛斯嘉之口说过：“痛苦莫过于，回首往日的欢乐——在不幸之时。”小山比同代的大部分朋友都活得长，寿七十三岁。到了晚年，他饱经风霜却痴心不改，在《小山词自序》中回忆说：“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，或垅木已长，或病不偶。考其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，如幻，如电，如昨梦前尘，但能掩卷恍然，感光阴之易迁，叹境缘之无实也！”时光能改变一切，时光将沧海变成桑田，将红颜变成白骨，将琼浆变成苦酒，它却改变不了那分滚烫而恒久的感情。

人可逝，而情永存。在透骨的悲凉过去之后，犹存一缕不冷的温暖。因为爱情永远指向未来。

这首《鹧鸪天》，其词牌据明人杨慎《词品》中说，来自唐代郑诗：“春游鸡鹿塞，家在鹧鸪天。”为双调，共五十五字，上片第三、四句与换头三言两句多作对偶句法。

上片之四句，追忆昔日歌酒生涯的欢乐：盛宴歌舞，豪饮千盅。因为是美人盈盈一握的双手将酒杯捧上，为了博取美人的一笑，即便自己的酒量是如此的不堪，亦不惜一饮而尽、昏然醉去。

真正醉人的不是酒，而是人，是歌，是舞。“舞低”对“歌尽”、“杨柳”对“桃花”、“楼心月”对“扇底风”，简直比绝句还要工整和妥帖。

其实，月亮是不会被舞蹈所跳低的，只不过是那位观赏这优美的舞姿的人，因为太投入了，所以才没有觉察到月亮越来越低，夜也越来越深；微风也是不会被歌曲所唱完的，只不过那位倾听这悦耳的歌曲的人，因为太专注了，所以才忘却了扇子所扇起的微风，而时光已经在沙漏的流淌中悄悄逝去。

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。”这两句倍受后人赞赏。此种对时间、功名和金钱皆不屑一顾的、疏朗开阔的态度，也只有贵为宰相家公子的小山方能具备。

《王直方诗话》中记载，崔中云：“山谷（黄庭坚）称晏叔原此二句，定非穷

儿家语。”晁补之云：“（读此二句）知此人必不生于三家村中者。”《雪浪斋日记》云：“晏叔原工小词，（此二句），不愧六朝宫掖体。”《侯鲭录》云：“不蹈人语而风调闲雅，直是一家。”黄苏《蓼园词话》云：“‘舞低’二句，比白香山‘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’，更觉浓至。惟愈浓情愈深，今昔之感，更觉凄然。”

更有意思的是，明人瞿佑在《归田诗话》中记载说：“盖得公（晏殊）所传也。此两句勾栏中多用作门对。”这可真是唐突西子，如此旷达清绮的句子，居然成了勾栏门口的对联！可见勾栏也要附庸风雅一番。

不过，那些风月场所中讨生活的可怜女子们，有几个能遇到像小山这样一往深情的贵公子呢？

可是，遇到了又如何？

遇到了就幸福吗？

遇到了就可以厮守终身吗？

遇到了一个痴情男儿，动了冰封已久的真情，也许将面临更深邃的离别之苦痛。

上片越是渲染得热闹，下片越是凸现得凄冷。在火与冰之间，是一段被现实苦苦煎熬的爱情。这上下片之间，大概有超过十年以上时间之间隔吧？

鬓角已有几许白发，眼泪也变得如此浑浊。

上片纯是男主人公娓娓道来，下片却是女主人公点点泪痕。陈廷焯在《白雨斋词话》中说：“（后半阙）曲折深婉，自有艳词，更不得不让伊独步。视永叔之‘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’、‘倚阑无绪更兜鞋’等句，雅俗判然矣。”

不知不觉之间，叙事者已巧妙转变。

“我就是爱你，我就是忘不了你！”这是一种小女儿才有的固执与直率，其力量可谓百折而不回，如同圣经中所说：“爱情如死之坚强，嫉恨如阴间之残忍。……爱情，众水不能息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，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”（《雅歌》八章六至七节）

人生在尚未找到更高的支点的时候，爱情便成了全部。

此时的爱情，便具有了某种不可驯服的魔性。

他与她各归其位。如劳伦斯所说，这些超越骄傲的情人打着最崇高的旗帜，是宝石一般的异体。他是十足的男性，像宝石一般脱颖而出，倨傲不驯；而她则是纯粹的女性，像一支睡莲，婷婷玉立于其女性的妩媚和芬芳之中。这就是世俗的爱，它总是在欲火和分离的悲剧里结束，到那时，这两个如此出众的情人会被死

神分隔开。

睡莲比宝石柔软。对女人而言，爱情是最后的一道防线。

惟其如此，孟姜女才会哭倒秦长城，杜十娘才会怒沉百宝箱。

如果说爱情是一场动人而可怕的战斗，那么受到伤害最深的一方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女人。所谓“魂牵梦绕”，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梦，如果不是爱到骨髓里的人儿，又怎么会“几番魂梦与君同”呢？

加缪说，我们没有时间孤独，我们惟有欢乐的时间。重逢本应当是一件乐事，却被小山写得如此痛楚和悲凉。那一往深情、情深似海，全都在这拿起蜡烛台一“照”的动作之中。通过这电光火石般的一“照”，错位的现实和梦境便在一瞬间恢复了常态。

王夫之说过，以哀景衬乐景或以乐景衬哀景，都能倍增其哀乐。前人已有不少类似的写法，如司空曙之：“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问年。”戴叔伦之：“还作江南会，翻疑梦里逢。”杜甫之：“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。”此处，若将老杜诗与小山词相比，即可见诗与词之分疆。刘体仁在《七颂堂词绎》中云：“‘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，叔原云：‘今宵剩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’此诗与词之分疆也。”诗词之分野即在于：诗庄，词媚；诗严谨，词曲折；诗含蓄，词直白；诗精炼，词铺陈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这是一次不期而遇，她递过来的手上的温暖，都还能够感觉到。小山信手拈来“剩把”与“犹恐”这两组上下对应的虚词，曲径通幽，柳暗花明，将女主人公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——究竟是梦更真实呢，还是现实更真实？通过这蜡烛微光的一照，果真能找到最后答案吗？

千回百转的心态，全都凝聚在此。后人评论说：“下片神品。前三句以梦为真，聊慰相思。后二句疑真为梦，惊喜中带疑惧，疑惧中见惊喜。前后映照，相反相成，深得回旋顿挫之妙。”写到这里，全词便戛然中止了，小山将那最后的答案留给每一位读者来回答。

在这样的爱情面前，你无法保持沉默。

一对被迫分离的爱人，在那阻隔的时空当中，默默地保持“几番魂梦与君同”的状态，乃是人间至为惨痛之事。

自由主义大师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，便有过这样的一段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的经历。

据哈耶克写给波普的信中透露，他与初恋情人、远房外甥女海伦娜年轻时候，仅仅由于当时通信条件太简陋，在一次偶然的事故中失去了联系，才未能成婚。海伦娜嫁给了别人，哈耶克则娶了一位他觉得跟海伦娜长得相象的姑娘——也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赫拉。赫拉为哈耶克生了两个孩子，可哈耶克一直都没有获得感情上的满足。

多年之后，哈耶克与海伦娜重逢了。那在地底下潜行的爱情之火重新燃烧起来。两人的婚姻生活都不幸福，他们开始考虑与各自的妻子或丈夫离婚，然后再一起组建新的家庭。离婚的过程对哈耶克而言尤其痛苦，因为他的妻子赫拉坚决反对离婚。一九五零年，哈耶克终于在美国阿肯色州与赫拉办了离婚手续，他专门跑到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。

几周以后，在故乡维也纳，哈耶克如愿以偿地迎娶了第二任妻子海伦娜。此后，他们相依相爱，共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。

作出离婚的决定是艰难的，尤其是妻子赫拉一方并无任何过错。这一举动使哈耶克的完美的道德形象受到了巨大的损害。他在英国任教的最后一年半中，承受了相当大的舆论压力。

哈耶克最好的朋友、经济学家罗宾斯因此与之决裂。罗宾斯写道：“我觉得，他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。我觉得，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，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，我就会觉得难以忍受的痛苦。”直到哈耶克的前任妻子赫拉去世后，两人才开始寻求和解。一九六一年，在哈耶克儿子拉里的婚礼上，两人终于重归于好。

哈耶克是一名情感和思想都保守而内敛的绅士，他一直都不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离婚与再次结婚。惟有一次，在一九七八年，一名访问者询问说：“请你原谅我问这个问题，但我非常尊重道德标准，认为它们对社会很重要。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说：‘这儿有某种道德标准，我打破它得了。’你一定也会有这样的经历。你是否愿意谈谈这些？”

对于这个无比尖锐的问题，哈耶克在沉默了半晌之后，艰难地回答说：“我知道我强行离婚是不对的。唉，这件事不堪回首。我所爱的姑娘，我的一个外甥女嫁给别人后，我心灰意冷，就随便结婚了。那个外甥女是我现在的妻子。但有二十五年之久，我都是跟我在心灰意冷之余娶的那个人生活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她是个好妻子，但我觉得我不幸福。她不想离婚，最后我强行离婚了。这肯定是错误的，但我还是做了。可能是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吧。”通往幸福的道路上，为什么

**最聪明的人也要犯错误呢？**

是否幸福，这种感觉只有自己才知道。即便是最理性、最智慧的思想家，也时常为某种无法控制的“内在冲动”所驱使、所控制。这种“内在冲动”究竟是什么呢？

是爱情，是“几番魂梦与君同”的爱情，是“相逢犹恐是梦中”的爱情，是九死而不悔、百折而不挠的爱情。

爱情不是一个事件，不是一种契约，爱情是一种直接扑向幸福方向的执着，是与世界疏离过程中的一次精神回望。

这首《鹧鸪天》，被《词谱》列为该词牌的“正体”，即代表之作。古往今来，词人所作之《鹧鸪天》可谓汗牛充栋，而惟独此首入选，可见其艺术价值已为众人所公认。爱情的力量谁能抗拒呢？

我们每个人，都是某人，一生的至爱。伟大如哈耶克者、平凡如你我者，都将经历伟大的爱情，小山此首《鹧鸪天》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注释：你梦见了对方，这就是比生活还要真实的事，你不承认也不行。那么，相信爱情吧，肯定爱情吧，拥抱爱情吧。

因为，没有爱情的人生，是完全不值得过的人生。

